

亚太研究论丛

COLLECTED WRITINGS OF
ASIA-PACIFIC STUDIES

Volume 5

第五辑

北京大学亚洲-太平洋研究院 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亚太研究论丛

第五辑

北京大学亚洲-太平洋研究院 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亚太研究论丛. 第5辑/梁志明执行主编.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4

ISBN 978-7-301-13513-6

I. 亚… II. 梁… III. 亚太地区-研究-文集 IV. D730.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035646号

书 名: 亚太研究论丛·第五辑

著作责任者: 梁志明 执行主编

责任编辑: 胡利国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13513-6/C·0487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205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子邮箱: ss@pup.pku.edu.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3121

出版部 62754962

印 刷 者: 世界知识印刷厂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730毫米×980毫米 16开本 26印张 413千字

2008年4月第1版 2008年4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48.00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邮箱:fd@pup.pku.edu.cn

亚太研究论丛

第五辑

北京大学亚洲-太平洋研究院编

执行主编 梁志明

目 录

专论

假若危机明天来临

——亚洲金融危机十周年之际对亚洲价值观的思考 吴志攀 (1)

东盟四十年:回顾与展望

东盟四十年:迈向一体化的艰难道路 梁英明 (10)

“东盟共同体”建设面临的主要挑战及前景 王士录 (20)

东盟的发展历程、历史经验与未来走向 梁志明 (36)

2020 年的东盟及其与中国关系 古小松 (53)

海外移民与华侨华人研究

泗水华人韩蔡郑三大家族兴衰略论 周南京 (71)

新移民与第四次中国人移民东南亚大潮 庄国土 (94)

战后东南亚华商的发展道路

——以华人企业集团的兴起和发展为例 李国梁 (114)

东北亚研究

东北亚的能源问题与能源合作 包茂红 (130)

构筑东北亚地区和平协议机制所需的“安全合作”条件

..... 沈定昌 [韩]权五允 (147)

冷战后东北亚民族主义复兴的条件与机制 李 文 (167)

日本研究

“近代化”概念的再探讨 [日]三谷博 (178)

从植物名称看古代日本人的中国观 寺井泰明 (194)

和谐社会与基督教思想的可能性

——近现代新教·基督教女子教育之片断 小崎真(204)

东南亚研究

多视角看《琉璃宫史》 李 谋(218)

从“庇护制”到“庇护关系”

——曼谷王朝前期的社会变革及其价值取向 任一雄(235)

试论历史上的东南亚国家与国家形成:形态、属性和功能 吴小安(244)

东南亚民族问题及其形成原因 曾少聪(265)

南明与安南关系研究 牛军凯(281)

中亚研究

中俄美在中亚的地缘政治角逐 柳丰华(307)

青年学者论坛

战后日本护宪知识分子的宪法观及其政治影响

——以宪法问题研究会为中心 邱 静(328)

克劳福德的东南亚观

——克劳福德《出使暹罗和交趾支那朝廷日记》的研究 ... 齐顺利(344)

清初(1644—1685年)中日政治外交关系初探

——以“漂流事件”为中心 孟晓旭(359)

学术动态与著作述评

八十年来(1925—2005)的缅甸史研究

——为庆贺《琉璃宫史》中文版出版而作 贺圣达(379)

北京大学亚太研究院 2007 年活动简报 (401)

编后 (404)

稿约 (407)

Contents

Special Report

If Crisis Befalls Tomorrow—Reflections on the Asian Financial

Crisis at the Tenth Anniversary Wu Zhipan (1)

Forty Years of ASEAN: Review and Prospect

Forty Years of ASEAN: An Arduous Way Towards Integration

..... Liang Yingming (10)

The Main Challenges to and the Prospect of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ASEAN Community” Wang Shilu (20)

ASEAN's Development, Experience and Future Liang Zhiming (36)

The Prospect of ASEAN and Its Relation with China in 2020

..... Gu Xiaosong (53)

Overseas Immigration and Overseas Chinese Studies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the Three Famous Chinese Families

(Han, Tjoa, The) in Surabaya (Excerpt) Zhou Nanjing (71)

The Forth Wave: Chinese Migration into Southeast Asia in

the Latest 20 Years Zhuang Guotu (94)

Postwar Development for Ethnic Chinese Entrepreneurs in

Southeast Asia: The Corporate Groups of Ethnic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 as Case Studies Li Guoliang (114)

Northeast Asian Studies

- Energy Problems and Energy Cooperation in Northeast Asia
 Bao Maohong(130)
- Conditions of "Security Cooperation" for Construction of
 Peace Agreement Mechanism of Northeast Asia
 Shen Dingchang (Korea) O-Yoon Kwon(147)
- Post-Cold War Nationalism Renaissance's Condition and
 Mechanism of Northeast Asia Li Wen(167)

Japanese Studies

- Re-examining the Concept of Modernization ... (Japan) Mitani Hiroshi(178)
- The Ancient Japanese View of China as Seen in Plant Names
 (Japan) Yasuaki Terai(194)
- A Possibility of Christian Thought for "the Formation of a
 Harmonious Society"—A fragment of Protestant
 Education for Young Women in the Modern History
 (Japan) Makoto Kozaki(204)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 Multi-Aspects to Study *The Glass Palace Chronicle of the
 Kings of Burma* Li Mou(218)
- From "Formal Patron-Client" to "Un-formal Patron-client
 Relation"—Society Change and Value Judgment at
 the Early Bangkok Period Ren Yixiong(235)
- Southeast Asian States and State Formation;
 A Long-term Historical Observation Wu Xiaolan(244)
- National Problems and the Causes of Southeast Asia ... Zeng Shaocong(265)
- Researches on the Relation Between South Ming and Vietnam
 Niu Junkai(281)

Central Asian Studi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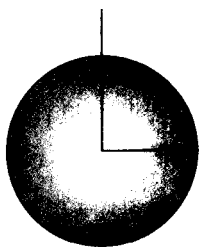
- Geopolitical Rivalry of China, Russia and America in Central Asia
..... Liu Fenghua(307)

Young Scholars' Forum

- The Constitutional Thoughts and Political Influences of the
Post-WWII Japanese Intellectuals—Focusing on the
Case of Kenpomondai Kenkyukai Qiu Jing(328)
- Crawford's Concept of Southeast Asia—A Discourse Analysis
of Crawford's *Journal of an Embassy from the
Governor-general of India to the Courts of
Siam and Cochin China* Qi Shunli(344)
- Preliminary Study of Sino-Japanese Politics and Diplomacy
Relations in the Early Qing Dynasty(1644—1685):
Focusing on "Shipwreck Incidents" Meng Xiaoxu(359)

Academic Trend and Book Review

- A Review on the Studies of Burmese History in 80
Years (1925—2005) He Shengda(379)
- A Brief Report of the Asia-Pacific Research Institute
of Peking University in 2007 (401)
- Afterword (404)
- Postscript (407)



专论

假若危机明天来临

——亚洲金融危机十周年之际对亚洲价值观的思考

吴志攀

一、危机也许并不遥远

2007年1月,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的第十个年头刚刚开始,有一条新闻牵动了无数中国人的心:有五名中国电信工人在尼日利亚被绑架了。这些工人来自四川省仁寿县,也许,对那里的乡亲们来说,第一次把自己的生活和遥远的非洲国家联系在了一起。

幸运的是,经过中国政府和尼日利亚当局的努力,五名工人最终获救了,他们的家人放心了,全国人民也放心了。但是,之后又有九名中国工人在尼日利亚遇袭。同时,媒体报道还有六名菲律宾石油工人在绑匪手中。

在尼日利亚的河流州,活跃着多股武装绑匪,更早些时候,那里还发生过亚洲其他国家工人被绑架的事件。这一系列事件,背后还隐藏着什么样的故事呢?

记者们调查了四川工人的迹象。在农村种地,虽然温饱已经不成问题,但货币收入很少,难以支付孩子上学的学费和老人的医药费,在那里,

前几年还流传着“一人读书，全家返贫”的说法。男人都出门打工，先到成都重庆，再到广州深圳北京上海，越走越远，甚至到了遥远的非洲。老人、妇女和儿童留在家里。农村的劳力少了，人均耕地似乎多了，可种粮食还是赚不到太多钱。一位被解救回来的中国工人的父亲对记者说，“儿子回来后，过了年还回去，家里需要钱”。

贫困与绑架同样可怕，留在村里能做啥？尽管非洲是那么遥远，但农民们都相信，经常出现在电视里的领导们是靠得住的，政府一定能救出被绑架的工人。

在多哈、迪拜和开罗等中东地区的国际机场，无论什么时候，我们都可以看到结队而行的印尼女青年。她们头戴花色头巾，不同于中东地区妇女所戴的黑色头巾。在机场里，还有来自菲律宾的纺织女工和戴着各种彩色围巾的中国浙江制衣女工，她们带着许多行李，人数众多。我曾问几位来自中国浙江的女工，她们这是第一次出国，去阿曼的制衣厂打工。一去至少两三年才能回家。

这只是缩影。大量来自东亚和南亚的劳动力，不远万里来到阿曼、约旦和其他拥有大量石油财富的中东国家，去寻找就业的机会。

在中国，越来越多的青年开始走出国门，到中东、非洲打工，假如没有那么严酷的限制的话，可能也会有大量的青年到欧洲和美洲。2007年，我国在外国工作的人已经超过400万。当然，这个数字对于拥有数亿劳动力的中国来说，还不到1%，可以预料，一旦某些政策上的壁垒消除，未来这个数字会成倍增长。

我向大家描述上述的情景，是希望提醒读者注意这样的事实：在亚洲金融危机后的10年间，亚洲各国经历了许多曲折的发展，大多在制造业方面，进行了大力的发展，积累了资金，并在经济和社会建设方面，已经取得了不少进步。但是，亚洲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由于各种原因并不平衡，特别是在工业化的初级阶段，就开始出现严重的两极分化。

一些西方媒体报道，亚洲中产阶层的成长速度极快，在数量上或许已经达到或超过欧洲中产阶层的人数。在亚洲各国的媒体上，我们都能看到大同小异的对于中产阶级生活的充满向往的描述，其中必不可少的元素是：大排量的汽车、大面积的住宅以及时尚到奢侈品程度的服装、酒类和食品；但是，很少有亚洲本地的媒体关注，在这里，有数量巨大的农民正在背土离乡，向城市转移。

亚洲正在经历着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人口转移运动,数以亿计的农民把对未来的希望都寄托于城市工厂——甚至是异国的城市和工厂。也许,他们得不到与“城里人”一样的平等,但希望他们的孩子在城里长大以后,生活能比他们强。

而这一切将带给亚洲什么样的影响呢?我们似乎并没有考虑清楚。

在亚洲金融危机过去后的十年间,亚洲人民经历了比任何其他大陆更多的困难,2002年的口蹄疫,2003年的“非典”,2004年一直延续到今天的“禽流感”,2005年的东南亚大海啸,2006年的印尼大地震和山体滑坡……今年亚洲的一些国家遭受了洪灾,另一些国家却饱受旱灾。一些国家发生了大地震,数千居民丧生,一些地方发生了泥石流,许多住房被埋。

今后10年或15年,由于气候变暖、冰川融化、干旱少雨和“厄尔尼诺现象”不断发生,超过32亿人口的亚洲人民还将经历什么?我现在还不知道,但我预感到,新的挑战一定是层出不穷的。

是亚洲金融危机再次来临吗?或是亚洲的石油危机?饮用水危机?粮食危机?还是亚洲人口爆炸带来的就业危机?事实上,在我看来,亚洲的石油、饮用水或粮食的危机,以及亚洲的人口就业危机,如果爆发,将比10年前发生过的金融危机更加可怕,后果更加不堪设想。但是,这四大危机也许正在悄悄地接近我们,爆发的可能性已迫在眉睫,可我们还并没有高度的警惕。现在的问题是,假若上述四大危机,或者这四大危机中的任何一种危机,明天真的来临,亚洲各国是否作好了准备,亚洲的政府和人民该如何应对?

二、亚洲人不能做“美国梦”

危机并不遥远,而我们亚洲似乎并不清醒,因为我们亚洲的许多国家和地区,依然还沉迷在“美国梦”之中。所谓的“美国梦”,就是西方中心主义的发展模式,在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内心的关系时,它所秉持的理念,是竞争、是增长、是发展,而不是和谐。

从前的“亚洲奇迹”,有人说是“新儒家经济学”发展的结果,也有人说是西方市场经济制度在亚洲这些地区实行的结果,还有人说,既不是依照儒家哲学,也不是依照西方自由经济的学说,而是亚洲这些地区走出来的

适合本地区发展的亚洲版“第三条道路”。

暂且假定同意西方一些媒体的说法,“亚洲四小龙”都是西方经验的亚洲翻版,都是“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和地区”,可是,就算这四个地方都没有自己的制度创造,都只是移植西方的经验,当地的所有成功都源于西方,那么,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能学习这种移植的经验吗?

我认为,答案是否定的。法学家吉尔兹说:“法律是一种地方性知识”,这是一句值得我们深思的话。外来的和尚会念经,但是外来的法律呢?外来的制度和文化呢?真的都是可以“攻玉”的“他山之石”?在我看来,观念、制度、文化,这些是复杂的系统,可以学习,却很难移植。亚洲只能走自己的路。

难道不是吗?在亚洲看起来红火经济发展势头的背后,核心竞争力,国际贸易的游戏规则和巨额利润,这些仍然都控制在欧美国家手中。亚洲各国经济确实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这些变化,从本质上提升了我们的核心竞争力吗?我们的核心竞争力到底在哪里?

今天在西方,许多产业由于环境标准过高,污染过于严重已经纷纷转移到亚洲来,当年首先转移到四小龙地区,再从这些地区转移到其他国家。可是,在日本签署的《京都议定书》和前些时候在巴林签署的《后京都议定书》,都将控制温室气体排放作为人类社会共同的责任,由各国承担起来。过去,英国的垃圾还可以偷运到中国来倾倒,那些超标污染、超高能耗的生产线还可以在亚洲发展中国家找到优惠的东道主国家。但是,在今天已经不可以了。亚洲各国不再接受污染生产的转移,不再接受高能耗生产的转移,更不接受西方发达国家的垃圾。

过去在西方所谓“新的”国际分工体系中,大多数亚洲国家处于生产链的最低端,在不得不接受剥削和压榨的前提下,得感谢海外投资带给亚洲各国的就业机会。就是这种血汗低端的生产订单,随时还有被欧美大公司“停单”的危险:在“血汗”与“停单”之间,亚洲工人若想不失业,只能委曲求全。

亚洲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希望在这种不利的条件下,继续坚持,不断积累,也许沿着这条当年欧洲各国工业化的道路,也是北美工业化走过的道路,在将来的某一天也发展成为像欧洲和北美那样的发达国家。

过去,亚洲一些国家为了追逐“美国梦”,利用劳动力、土地和税收方面的优惠政策,吸引西方投资,工业获得了很快的发展。

但是,这也许仅仅是一个方面,依附式的发展并不是亚洲的主流,在过去十年里,亚洲也并非完全沿着欧洲或北美的道路发展。过去十年所体现出来的亚洲优势,不仅在于劳动力供应充足和成本低廉,还在于亚洲自身价值观的彰显,在于亚洲自己的文化发挥了重要影响。

亚洲的历史悠久、文化融合性强,善于学习和创造。亚洲人民勤劳、忍耐、温和、友好,重家庭、敬忠义、守规矩,易与人相处合作。在过去十年间,亚洲各国之间并没有发生战争,只有亚洲以外国家的军队,以“反恐”的名义,打到亚洲某些国家和地区。

亚洲和睦相处的价值观,使亚洲在过去十年获得了相对稳定的发展机遇和和平空间,没有区域战争才能加快生产,没有武装冲突才能集中精力投入建设,没有武力威胁才能发展教育与科研。和睦相处的亚洲价值观,是亚洲的“软优势”。依靠这种优势的吸引力,亚洲以外的资金纷纷来到这里投资,使亚洲成为“世界工厂”。欧美资金大量流向亚洲,亚洲地区的许多机场与港口都在扩建,亚洲许多国家的城市住房在大力发展,社会服务业相应跟进,亚洲的教育和科研事业,也在不断发展。亚洲已经成为全世界原料和成品的集散地。亚洲一些国家的文化和语言的学习班,也获得越来越多外国人的青睐。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能更容易做“美国梦”,“美国梦”可能是美好的,但是,对于人均资源异常紧张的亚洲来说,这个梦就好像是《安徒生童话》里的那双有魔力的“红舞鞋”,看上去风光无限,穿上之后,就只能不休止地跳下去,无法解脱。石油和水资源都不能支撑,土地和环境也难以承受,空气和健康都不能承担。

难道今天的亚洲许多国家不是已经穿上可怕的“红舞鞋”了吗?亚洲一些国家在生产已经过剩的情况下,为了降低单位成本,还在拼命扩大生产规模;亚洲的一些国家在资源浪费惊人的情况下,还在千方百计建设“形象工程”继续扩大消耗。这一切都是为了“发展”,可是这种“发展”是浪费,也是破坏,这种西方工业化发展的道路不科学,不经济,不环保,也不能够“以人为本”,所以,西方的发展观,不能作为亚洲人的社会发展的最高目标,因为西方发展的后果是人与自然、人与人以及人自己内心的和谐被忽略了,因而不应该成为亚洲各国人民的发展观。确立亚洲人自己的发展观,才是更加重要的目标和价值。

我过去有时可能会忘记康德的名言,但是现在我不敢忘:人只能是目

的,永远都不能是手段。

亚洲一些国家,过去追求 GDP 的数字,把人当成了发展经济的手段。作为中国人,更不应当忘记老祖宗管子说过的话:“以人为本,本立则国固”。在亚洲的历史文化中,人从来不会被当作经济发展的手段,而一切发展都是为了人,亚洲人自身的发展,才是亚洲最重要的发展。这也就是中国政府常说的:“一切依靠人民,一切为了人民”。

亚洲是世界人口密度最高的大陆,亚洲各国的居民都无法承载那么高的能源消耗,也不能容忍这么高的废气排放和废弃物丢弃。亚洲各国应该清楚,亚洲也许不需要那么快的速度,只要持续发展,或者叫做“小步快走”,中国古训说“欲速不达”,为什么不能宁可少一点、慢一点,但要好一点,更长久一点。

今天的亚洲人,我们不应该继续陶醉于增长的幻想之中。如果亚洲还没有对发展模式的创新,如果亚洲各国今天仍然在舍本逐末,那么,亚洲一些国家所追求的“美国梦”,注定只能是一场迷梦,甚至是一场噩梦!

三、找回亚洲,重新定位

亚洲有着自己独特的历史文化,亚洲各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和社会习俗,曾经不但是一个自足的体系,还占世界经济整体中一个很大的比例。鸦片战争以来,亚洲的传统被西方的船坚炮利给破了。在“冷战”时期,以及由“冷战”基础上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都是失常的,由于失常,所以扭曲了亚洲本地优秀的价值观。如果亚洲各国以西方的物质文明为偶像,无情地批判自己的传统,认为那是愚昧的、落后的,这是不应该发生的。但是,却经常发生“不应该”的事情:亚洲在过去 10 年中,似乎缺乏对自身历史文化的重温,忽视了亚洲本地区的价值观,对亚洲的文化与哲学正在失去兴趣,也不感到敬畏了。

由于人均资源所限,即便有少数亚洲的中产阶层可能模仿美国富人,但大多数亚洲人注定不能简单地照搬美国人的生活方式。谁都不希望看到贫富悬殊、阶级对立,那样只会造成亚洲社会更加的不安定,亚洲人幸福感的丧失。

如果允许我设想:假如金融危机今天再次来临,亚洲人也许还会像十

年前那样勇敢地抵挡,也许还会以相当大的代价抵挡过去。我们对此有充分的信心,因为在今天,亚洲国家拥有美国以外的最大的外汇储备和美元债券,拥有全世界最大的商品消费市场,拥有全球最繁忙的港口,最拥挤的展览会和娱乐演出市场,拥有世界上最紧张的工作时间表,最长的会议和讨论时间,最多的周末加班,这里的人民在最超负荷压力之下最拼命地工作着。

但是,这样的加速折旧的生活方式是我们亚洲人所需要的吗?亚洲经济的发展道路,当然应该是让亚洲人感到满意和幸福模式,否则,即使亚洲人消费的物质再多一点,能源再用多一点,纸币再多挣一点,楼再建高一点,路再加宽一点,房子住得再大一点,牛排再多吃一点,但也许大多数亚洲人的心里仍然是不高兴的,眼里看不到愉快,脸上看不到微笑,言谈话语中流露不出幸福,吃着不感到安逸,睡着不感觉放松!

四、重新树立亚洲价值观

建立新的亚洲价值观,创新发展模式,在今天和将来都远比经济发展更重要;选择符合亚洲价值观的新的发展方向,比盲目跟在美国人后面走老路更重要;保持可持续发展,让可持续的时间更长,让发展更能实现人的内心的满足感、幸福感和安全感,让人本身成为发展的目的而不是手段,这些才是更重要的价值。

那么,什么是新的亚洲价值观呢?过去,李光耀先生曾经提出过“亚洲价值观”,但我认为,李先生主要是关注符合亚洲各国国情的政治体制和社会秩序,而我们所提倡的新亚洲价值观,主要着眼于亚洲经济与社会的发展模式,着眼于人与自然的关系,着眼于对亚洲人生存与发展的哲学思考。

杜维明先生提出,东亚的价值观应该是:仁、义、礼、智、信。这是中国儒家学说中的“五常”,此外还有“三纲”。由于男女平等和女权运动,三纲中的一些提法,不能也不应该再作为东亚社会的价值观。我国提出的是“以人为本”与“和谐社会”作为中国社会的价值观,中国文化中所说的“人”,与家庭,与国家,与天下是联系在一起的,而不是将“人”对立家庭,也不是将“人”相对于国家,更不是将“人”独往独来于天下。“以人为本”中的“人”,离不开家庭,家庭与国家又是“家国同构”的,国家与天下也是相

连相通的,只有从人一直到天下联系在一起,才能实现“天下大同”的理想。所以,“以人为本”,依靠人,解放人和发展人以及完善人:“一切为了人,为了人的一切”,

我们并不能将中国的价值观,作为整个东亚或整个亚洲的价值观,但是,占亚洲人口三分之一的中国人,占亚洲区域领土最大面积的大中国地区,中国的价值观必然对东亚,也会对亚洲的价值观,产生一定的影响,而且这种影响还会越来越大。

中国的价值观也是植根于亚洲本地区传统的。在我看来,中国除“以人为本”外,还有“天人合一”是另一种重要的价值观。具体说来,就是将“人”与“天下”融合为一体的观念。中国的“天人合一”的观念,与印度的“人与万物的共生”视野,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的“人人皆兄弟”等价值观都是相通的。

我们亚洲的祖先,曾经向往“鸡犬之声相闻”的自然与自由的生活,向往没有战争、没有苦难的桃花源,也向往“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式的充满健康与快乐的小康生活。这样的梦想,在单纯强调“快”、过于强调“变”的现代社会里,是不是更加显示出它的价值呢?

亚洲人的本性是求稳避乱、趋正避邪、求同存异,我们反感“丛林规则”,从心理上难以接受残酷淘汰的激烈竞争规则,而愿意接受安定稳定的“均等规则”。在我们的政治思想中,自古流传下来的是“家人共荣”和“家国同构”的政治伦理,我们能够将政治与道德完美地契合在一起,我们的国家与社会并不是矛盾的存在,而是共生和共荣。我们并不把“多”、“大”、“新”和“快”就当成是“好”,我们追求“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的和谐境界。

这些就是亚洲人特有的价值观,我们的祖先留给我们宝贵的文化遗产,过去我们曾经明白过,但现在模糊了。今天需要重新认识和重新明确。

树立新的亚洲价值观,也就是要树立新的亚洲经济发展观和社会发展观。我们需要从道家文化中的“无为”,儒家文化中的“中庸”,佛家文化中的“静修”,以及其他很多亚洲传统价值理念中去寻求智慧。在过去数千年中,这种智慧已经融入亚洲人的居家、摆设、服饰、餐具、饮食,渗透到了亚洲人的起居、进退、交往等诸多潜移默化的礼仪之中,也已演化成为亚洲人的书画、丝竹、管弦、舞蹈、戏剧、诗歌等艺术。

亚洲人能够理解这样的智慧,看到这些,就会感到顺眼,听到这些,就